

穆沙拉夫回国参加国民议会选举

在流亡4年多之后，穆沙拉夫回到巴基斯坦参加国民议会选举，但是，就目前状况来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光明。

记者 付晓英



3月24日，流亡在外4年多的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从迪拜乘机回国抵达卡拉奇

当地时间3月24日，流亡在外4年多的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从迪拜飞抵卡拉奇，回到巴基斯坦，目的是参加将于5月11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

美国伍德罗研究中心南亚项目主任迈克尔·库格曼 (Michael Kugelman) 告诉本刊：“巴基斯坦的民主非常脆弱。对巴基斯坦来说，这次议会选举是一个深化国内民主的机会，一个选举出来的政府完成了任期，将权力移交给下一届政府，这对巴基斯坦来说是第一次，同样，这次选举也开创了历史。穆沙拉夫执政的最后几年，他的形象几乎被破坏殆尽。他想通过选举证明自己是爱国的，忠于巴基斯坦，并愿意为巴基斯坦效力。”

3月27日，穆沙拉夫在卡拉奇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声称自己回国是为了“拯救”这个麻烦不断的核国家。此前，穆沙拉夫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还说：“在我执政时期，巴基斯坦是一个经济初露头角的新兴国家，恐怖主义不像现在这么严重。这两个因素是构建稳定健康的巴基斯

坦的关键。我想把巴基斯坦带到繁荣的道路上，将其从恐怖主义中解救出来。”

穆沙拉夫给四个选区都递交了参选材料，但是包括家乡卡拉奇和首都伊斯兰堡在内的三个选区都拒绝了他的参选要求，只有北部城市吉拉德尔的选举机关通过了他参选的提名文件。对此，库格曼告诉本刊：“在穆沙拉夫执政期间，在吉拉德尔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当地受到广泛欢迎。如果法院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他会当选为吉拉德尔的议会代表。”而美国德保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卡里尔·玛哈尔 (Khalil M. Marrar) 则告诉本刊，巴基斯坦有一部分人依旧怀念穆沙拉夫治下的时光，“尤其是在涉及巴基斯坦主权、国内福利和地区地位等问题时。但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有很多人反对他的回归，尤其包括法院在内的核心部门，以及巴基斯坦的中产阶级等等”。

2010年，穆沙拉夫在英国组建了“巴基斯坦穆斯林全国联盟”，但并不成气候，对此，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中东问题专家马赫迪·纳赞罗亚 (Mahdi Nazemroaya)

告诉本刊：“穆沙拉夫组建的政党不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多数观察家认为，巴基斯坦人民党或者谢里夫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会得到大多数选票，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可能跟随其后。”

纳赞罗亚还说：“谢里夫和巴基斯坦其他政客想让流亡归来的穆沙拉夫受到法院的审判，认为他会扰乱选举。”穆沙拉夫也的确面临着被指控和逮捕的风险。回国前，一些议员多次要求警方在穆沙拉夫回国后立即将其逮捕。但卡拉奇所在的信德省高等法院3月22日批准穆沙拉夫可获保释半个月，扫清了他回国的障碍。3月29日，就穆沙拉夫所涉三起案件，信德省高等法院裁定，分别延长15天和21天的保释期。

但是，就在吉拉德尔选举机关通过穆沙拉夫提名文件的第二天，4月8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向穆沙拉夫发出传票，指控穆沙拉夫犯有叛国罪，要求他出席周二举行的法庭审判，并禁止他离开巴基斯坦。穆沙拉夫被控涉嫌卷入三起案件，分别是2006年俾路支斯坦省民族主义领导人布格提遇刺、2007年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遇刺和首席大法官被拘押。2007年11月，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实施紧急状态，并限制多名法官行动，引发国内政坛和社会强烈不满。也正因为如此，2008年，穆沙拉夫受到执政党联盟弹劾，被迫辞职，离开巴基斯坦。

唯一批准穆沙拉夫候选人资格的吉拉德尔的官员贾马尔·汗 (Jamal Khan) 说：“穆沙拉夫递交的文件合乎法律程序，他迄今为止并没有被判有罪，因此政府不能剥夺他的竞选资格。”

即使能够在吉拉德尔参选，穆沙拉夫的政治前途也并不光明。库格曼说：“如果他只是作为吉拉德尔的议员代表，他不会不会对巴基斯坦及周边地区产生任何影响。”而玛哈尔则告诉本刊，如果穆沙拉夫重新掌权，巴基斯坦的民主化进程会倒退。☑

阿拉木图六方会谈：结果依旧悬而未决

针对伊朗核问题的阿拉木图六方会谈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经过多次会谈，但最终结果仍然是悬而未决。

记者 付晓英

4月6日，伊朗六方会谈第二轮在阿拉木图结束。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六方”与伊朗的此次会谈持续两天，总共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同时还举行了多场双边会谈，但是，直至会谈结束，并未达成明确的协议。

“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依然是伊朗福尔道和纳坦兹的铀浓缩问题以及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伦敦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政治中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问题》一书的作者阿迪布·蒙哈达（Arshin Adib-Moghaddam）告诉本刊，“伊朗和美国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分歧。从本质上讲，美国希望伊朗能够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接受自己核世界第二梯队国家的身份，但伊朗的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条件，他们担心接受条件的话回到国内会颜面尽失。不过，话虽如此，各方也都在推动外交进程，伊朗已经表示愿意就20%纯度浓缩铀的问题进行谈判，但他们要求解除制裁，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伊朗的银行业和石油业。”

从2003年起，谈判“六方”就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一起设法让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谈判曾在2009年中断，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谴责伊朗没有通知该机构就开始建设第二个铀浓缩工厂。目前安理会针对伊朗共通过了四项制裁决议，还有一系列国家和组织通过单边决议，要求伊朗确保核计划完全透明，并证明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而欧盟各国对进口伊朗石油实施禁令也于去年7月1日开始生效。

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国际事务专家汤姆·奥唐奈（Thomas W. O'Donnell）告诉本刊：“制裁已经对伊朗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业和能源业。伊朗的石油出口量明显下降，导致其石油产量也在下滑。2011年，伊朗每天生产420万桶石油，到2012年，每天只生产350万桶，产量下降了17%，而在2013年，石油产量仍在持续下跌。伊朗石油部门的投资和发展也几乎完全停止。伊朗对外出口商品所获得的外汇，尤其是石油，都由本国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伊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货膨胀也愈演愈烈，里亚尔贬值严重，这已经严

重影响了本国商业，尤其是进口业，更不幸的是，伊朗人还要忍受制裁带来的恶劣结果。”

而谈判结束后，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发表声明说，伊朗对此轮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此轮会谈讨论进展顺利，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六方’，取决于他们是否持有诚恳态度，以及是否准备好采取相应措施”。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则称，在阿拉木图会谈结束后明确了一点，“六方”在伊朗和伊核问题方面立场上相差太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也对媒体称，此次六方会谈中的第二次谈判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谈判在寻找各方立场的妥协点的过程中趋于停滞。“这次谈判未能促使各方妥协，我们都意识到这是因为各方之间缺乏互信。”

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告诉本刊：“阿拉木图六方会谈没能取得突破，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满足另一方的最低要求：即限制伊朗核发展或解除制裁。即使谈判人员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议，但是考虑到美国和伊朗的政治现实，协议能否为这两个国家所接受都值得怀疑。”

实际上，今年2月底“六方”已经与伊朗举行了第一轮阿拉木图会谈，但没能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伊朗在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掩盖下制造核武器，但伊朗否认，表示本国核计划的唯一目的在于满足国民用电需求。

对于此次六方会谈，奥唐分析：“从根本上说，六国都希望与伊朗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会谈拖不了几个月，美国已经消耗了很多外交资本召集其他五个国家参与会谈并执行制裁。华盛顿方面最终也许会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如果制裁持续收紧，伊朗的国民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4月5日，伊朗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